目　录

刘伯承同志率义军在丰都的战斗……毓玉枢（1）
周总理视察丰都
[redacted]……邓嘉诚、戴寿银、戴正柏、何嘉方（7）
神兵在丰都的活动……县委党史办（12）
丰都抗日救亡活动的一些情况……傅　杰（29）
党策动的原国民党三七四团的“重建”和起义
始末……县委党史办（33）
往事回忆之一：黎明前丰城一侧……代蕴渠（40）
往事回忆之二：围绕“议会”选举的宗派斗争
……戴蕴渠（45）
中国国民党丰都县党部始末……何嘉方（49）
我所知道的四川的“一军系”、“二军系”
……李荣卿（61）
丰都在乡军官会……郑性忠（64）
丰都榨菜史料……李祥麟遗稿（68）
裕丰源商业银行简况……李荣卿（79）
麦利加药店……曾光明（82）
丰都县印刷业今昔概况……秦振声（85）
丰都旧事……李祥麟遗稿（9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刘伯承同志率义军在丰都的战斗

姚玉枢

对护国之役义军在丰都战斗的经过和刘帅在战斗中右眼光荣负伤、治伤等重要史实，最近我们采取查考史料，走访知情者等方式，重亲见亲闻，度情理、求大同等方法，作了初步调查研究，兹综合于后。

1．关于护国战争丰都战役的经过

（1）刘伯承、王维纲率领的川东起义军当时是如何组织起来的？1915年冬，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先生派刘伯承、康云程、李越生等回川，在川东组织反袁起义，以王伯常（即王维纲）负领导责任。除每人酌发旅费50元外，械弹物资全无。刘、康等即乘“大川轮”溯江西上，船抵奉节，刘、康登岸，运动当地哥老会张春林发动起义；至万县，刘、康又与哥老会陈大爷（名不详）联络起义。之后，刘、康又赴涪陵新庙场，运动涪陵警备队长杨光烈起义，杨当时拥有俄式枪120支。得当地士绅李次安、李实帆、王贡三、冈泽孚等的支持并得到拥有人枪数十的张子昭相助。于是，刘、王在1916年春初，汇集以上武装力量，在涪陵新庙场起义，称为“四川护国军第一支队”（又名“川东起义军”）。义军以王维纲任支队长，刘伯承负军事指挥责任，康云程负联络责任，号称“万人大军”，风声所至，川东震

惊，人心归向，吓得保袁北军不敢越出驻防各县城一步。

刘伯承同志先率队攻长寿，抵城下，见原允响应起义的长寿警备队长王某未动，激战二小时后，遂率队绕桃花街向丰都方向撤退。

（2）川东起义军怎样发动反袁的丰都战役？支队由长寿撤到丰都马虎垭（距丰城仅30里）暂驻。刘、王即命康云程只身赴丰都县城侦察，以定进退。康奉命携带讨袁檄文和护国军布告潜至丰都城小西门城墙边外巷子，住县立高等小学校长张希策家，侦得北军驻城实力和布防等情况回报后，随即又潜回原处待命。

刘得报后，深夜进军新城（距县城3里），并将百余身穿便衣的义军，安排隐伏于居民何维润家。部署停妥，官兵个个摩拳擦掌，准备第二天拂晓发起攻城。

当时守丰城的保袁北军只有一个营，营长叫张辅臣，营副是李某（名不详）。北军小部驻城中，大部散在城郊沿江防守。接战前一天（即1916年3月16日），北军在城内大点“万人团”，虚张声势，闻刘、王义军入丰都县境，已抵马虎垭，即准备顽抗。北军因不悉路径，找本城人余见龙（属县城哥老会义号弟兄）作侦探并带路。余与反袁义军早有联络，遂趁机哄骗北军说：“他们可能从立石镇方向来攻城”，诱北军多驻防于南海溪至白沙沱一带。义军攻城前一天，余又将北军领着向立石镇方向兜了个大圈，然后说：“新城是个要害”。于是，疲乏的北军，在3月17日晨，又匆忙赶到新城附近一带布防。

义军于3月17日拂晓，趁北军前队初到新城，立足未稳，发动了突袭。北军崩溃，纷纷窜瑞林桥向河边逃命。义

军居高临下，一部追击沿江逃窜之北军，毙敌百余人；一部乘胜攻县城，在大、小西门等处，与据守县城北军展开激烈争夺战。鏖战不多时，城中与义军有联系的哥老会弟兄起而响应，义字袍哥大爷李育斋等，说服守门的董什长（名不详）（注：当时十家人设一个什长），打开了大西门，义军遂于是日上午八时许，攻入县城。义军多数人都是身着灰布长衫，肩挂两支步枪（有些在击毙北军时缴获的），喜气洋洋，频频向欢迎群众点头挥手。义军入城。猛追北军，搜扫城内残敌，很快占领了整个县城。丰都县商会代表市民备酒肴款待义军，并筹送银币五百元犒劳义军。

在攻城激战中，县警备队员纷纷溃散，也有部分队员反戈袭击北军。县知事许石生（字长龄，江苏举人），当义军入城时，先避身天主堂，继见火起，复还县署，为义军所俘。因许曾勾结北军据城顽抗，当晚被义军处决于县衙内。义军搜扫残敌时，在后街俘虏了一个嫖抢成性的北兵，立即拖至后坝枪毙了。

3月17日下午四时许，增援的北兵从沿江上下开到，占据了县城东北郊的平都山（今“名山”），西北隅的双桂山等高地，不断向城中射击、骚扰。当天傍晚，北军在城南管驿门外纵火，火势蔓延，上面烧到大西门，下面烧到中街商业场一带。城东面也烈火熊熊。北军趁火打劫，还声言“屠城”。城内居民扶老携幼，哭声震天，四处逃命，被北军的枪弹击毙不少。《丰都县志》载：“（民国）五年丙辰，二月十二日（应为农历二月十四日）晚，护国军入城。午后北兵纵火围攻，烧毁二千余家，民死于乱枪者众。次晨火熄，北兵入城，因言语不通，无辜被杀者又数十人，一惨

劫也。”

义军鉴于阻击北军，打击其嚣张气焰，延缓其增援叙泸的目的已达，且北军援丰部队又大增，乃于起火的当夜，杂于逃难的市民中，有计划有组织地撤出丰城，取道彭家垭口，经新城、大池、马虎垭等地，退往涪陵鹤游坪（解放后划属垫江县）暂驻休整，并在那里召开了义军阵亡将士追悼会。

2．在丰都战役中，刘伯承同志负伤治伤的概况

1916年3月17日上午约七时，刘伯承同志率义军追敌攻城时，在县城大西门外河坝，遭北军右侧面射击，脑顶受伤，右眼珠被打坏，血流不止，痛昏在地。他清醒后，爬进李育斋在大西门城门内开的那茶馆，李即找来“水蜡烛”（中药称蒲黄，能止血）扯泡给按上，并把头帕取下给裹伤止了血。立即与“丘二”抬刘伯承同志去县邮局暂息，请来城里名中医、“恒春茂药房”的老板郑慎之为其治病、换药。1927年，刘伯承军驻泸州，见到郑侄郑瀛洲，还询及郑慎之的情况，并附名片交其带回丰都问候。

1916年3月18日凌晨，义军撤离丰都城时，刘伯承同志被抬着随军退往马虎垭。以后义军分进，刘创伤益剧，康云程同志觅杨文龙等将刘抬至涪陵的鹤游坪，匿于一农民家（此人是省议员刘云裳的佃户，姓名不详）养伤，康亲为刘上药、包洗。越月余，刘伤稍愈。时北军悬赏捉拿刘，乡间农民尽力掩护，无一贪赏出卖革命志士者。可见人民怨恨反动统治，热爱义军之深。

之后，刘伯承同志体力稍复，即由康云程护送去重庆就医。殊行至南市，途次遇匪徒劫场，抬夫逃匿无踪，刘、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负被盖爬伏豆田中。黄夜才间道至涪陵新庙场李次安家投宿，再易姓名，绕南岸，渡江入渝，藏王遂东、王尔常弟兄家，后入重庆“宽仁医院”，得一位德国医生给刘伯承同志动手术治疗。为了保护脑子，完成富国强兵的理想，刘帅拒绝手术时使用麻药。在手术中，剧痛使刘伯承同志大汗淋漓，他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医生怕他休克，问刘是否需用麻药？他风趣地回答：“你继续做吧，我是在默数你需用多少刀作完我的眼睛手术！”后来，那位德国医生常对人说：“我没有想到中国人这么勇敢，我曾给一位青年军官作手术，他有超人的毅力。他不是军人，而是军神！”

刘帅在重庆做手术，剔出残废的右眼球，另换假眼珠后，又转到成都养伤一段时间，身体才完全康复。

3．那次丰都战役前后，北军对县城的骚扰破坏

义军未发动丰都战役前，县知事许长龄，警备队长杨绍周（当时任城厢团总兼警备队长），闻刘、王起义部队自涪陵向丰都进军，异常恐慌。因警备队只有一百余人，双筒枪约一百支。他们企图固守待援，特备猪羊酒醴前往县城下面二十五里的赤溪，请袁世凯的过境北军来县协防。当时，北军由水路入川增援叙泸的过丰部队络绎不绝，北军应请留下一营人驻丰。

北军的服装均黄色，军帽上缀有一对风镜，大都系彪形大汉，口操北音，经常荷枪持绳走大街窄小巷“拉夫”找“花妹儿”，时时闯进民房奸淫妇女，抢劫民财，群众恨之入骨。见着北军上街，市民就奔走相告：“黄狗儿来了！”年老的关门闭户，年轻人逃走一空。

1916年3月17日上午北军败出县城，下午四时左右又添

兵增将，大举反攻，傍晚，北军即在县城东南两面纵火，城内千余家房屋迅速延烧起来。义军撤走后，次日北军再次占城。他们因吃过败仗，老羞成怒，在街上横冲直闯，见到穿灰布衣或包白帕者杀，见到妇女就强奸，被打死的北兵尸体，硬拉老百姓去背……。一个北兵在前街碰上身着灰布衫的高锡匠，怀疑他是义军，当即捆绑，并问在旁的居民："他是不是好人？"那居民不懂北军的话，又慑于淫威未及回答，北军遂一枪把高锡匠惨杀在街头。对北军返城的凶残贪婪情景，邑人清末廪生林星垣在手稿上有这样一段描述："……（民国）五年二月十四日（阴历）黎明，（义军与北兵）大战于新城，北兵不熟地利，死伤二百余人。维纲入城，北兵四面困之，纵火，垣中街铺房均为灰烬。维纲……去，北军声言屠城，垣诸子及众避难乡间，北军阻道，搜括财物，哭泣之声自宵达旦。时时垣与老妻留守家中。次日，北军挨户枪劫，垣于三日前得会银三百金，悉被卷括而去。老妻惊惧几死，垣后亦大病数月，梦魂中犹闻炮声、抢劫声……。"

北军盘踞城中，大肆报复泄愤。后抓住曾为义军带路的余见龙和县城警备队长杨绍周及其爪牙，加他们"通匪"（意即与义军有联络）之罪而先后枪决。袁世凯倒毙后，保袁北军急灰溜溜地全部由丰都城撤走。市民痛定思痛，诅咒袁贼，憎恨北军之情久久难已。

周总理视察丰都

邓嘉诚　代寿银　代正柏　何嘉万

1958年3月4日，是丰都城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春暖花开，阳光普照，下午二时，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在省委书记阎红彦、地委书记崔大田同志的陪同下乘江峡轮抵丰视察。周总理是利用到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船上召开会议，听取有关三峡水利枢纽的汇报和各部门对修建三峡大坝的意见，并亲临实地考察之后，率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有关省、市、地区负责人及中外专家来到丰都的。

总理下船时，健步前行，走到趸船上，受到县委书纪侯尧礼、县长任全恩和县委副书记曲百源的热烈欢迎。总理先向他们介绍说："这是富春总理（指向李富春同志），这是先念总理（指向李先念同志）"。接着尧礼同志向总理们一一介绍了迎候者。总理听完介绍后诙谐地说："是县太爷！"总理又一一地问是什么地方的人？是哪年参加革命的？当总理听到县的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是山东人时，风趣地说："官都叫山东人做了！"总理接着问："你们想不想家呀！"侯答"不想了。"总理又很风趣地问："你们接的老婆都是四川人嘛！"侯答："不是，是老家来的。"大家都笑了。原来那种紧张拘束的心情被笑脸驱散了。总理鼓励地说：

“好哇！你们今后可得要成为四川人，要把四川搞好，为人民服务啊！”接着说：“你们三个，就一个一个吧！”意思是叫迎接者一个陪同一个视察，便于介绍情况。周总理由尧礼和崔大田同志陪同，富春、先念副总理分别由全恩、百源同志陪同登岸视察。

总理一行上岸，经水门子上大街后，从丁字街，经冉家石坝，到北门口向左拐经下后街，到印刷厂处转弯直到公园上名山。

当时正是榨菜加工季节，挂满榨菜头的菜架矗立河坝。丰都是出名的榨菜产地。总理在下船时向同行的人介绍说：“四川榨菜很好吃。”其意在告同行者可品尝驰名中外的丰都特产。走到丁字街时，先念同志见每家房侧挂着防火用的沙包，误认为是菜头，百源同志作了解释，并讲述了榨菜生产制作加工情况，先念同志当即表示带点榨菜种籽回北京去试种，看能不能出产榨菜头。事后县委寄去了菜种。

开始登山不久，总理的随行医生就去搀扶总理，总理忙说：“不要管我，去照顾那两个。”（指两位李副总理，因他俩在战争年代受过伤。）阎红彦同志当时身体不好，上山走得很慢，总理很风趣地说：“老阎，你就在丰都报到吧！”阎也很风趣地回答：“我不，我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总理又很关切地说：“走不动，就不走吧！”阎说：“不怕，我慢慢地走”。就这样，总理一行上了山。

在名山亭子附近一个庙基种的榨菜地边，见一人在收榨菜，总理就站着问：“你种的榨菜卖给国家吗？”答：“卖给国家。”总理又问：“自己留点不？”答：“全部卖给国家。”总理说：“统统卖给国家呀？”百源同志回答：“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统卖给国家，是国家规定的。”先念同志听后当即说：“什么国家！还不是你们（指县上）说了算。”在回到轮船上汇报时，先念同志说：“还是要让群众自己做点榨菜。这样做到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更加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才能进一步发展生产。”

在奈何桥侧边，总理和当时正在除“四害”打麻雀的周宪章（女）、彭金兰（女）、詹奎华三人谈了话。他们三人刚从天子殿捕捉麻雀后下来在地藏殿门口坐着休息。总理一行到来，他（她）们忙站起来，总理微笑着问他（她）们是不是烧香敬神的？他（她）们笑了，总理也笑了。又问是那个单位的？他（她）们答是县社的（当时他们都在县联社工作）。总理没听清楚，尧礼同志忙插话说：是县供销合作社的。总理又问他们在做什么？答：“除四害，打麻雀”。总理又问：“打着了吗？”答：“还没有打着。”总理鼓励说：“好，要搞好。现在重庆搞的轰轰烈烈，要向他们学习。”

总理来到望乡台，见到山下用琉璃瓦盖的围墙内的粮库，便问道：“那是什么地方？”答：“是粮库。”百源同志见总理在问，以为总理在清问为什么用琉璃瓦盖围墙，带检讨性地回答总理说：“是把烂庙的琉璃瓦拿来盖了围墙。”总理向同行的苏联专家说：“过去这些（指琉璃瓦）是为封建服务的，现在用来盖粮库，也用来为人民服务了。”同时也示意中国到处有粮仓，农业大丰收。

在上关殿关羽神象前，见关羽塑象面部半边脱落，显露出乌黑的胎底，未脱落的半边泥脸却涂得绯红。总理风趣地对大家说：“你看啊，这就是两面派的的样子，皮子是红红

的，心子却是乌黑的。”接着叫随行记者拍了照。见关羽塑象前高悬“千古一人”的额匾时说：“关羽历来自高自大，死也就死在自高自大上。”

下山也是依原路下到公园上边之字拐处，总理一行则分成两路返回船上。一路是周总理、先念同志在尧礼、全恩同志等的陪同下，走小路经现烈士墓到自来水站门口过平桥直通北门口再经冉家石坝、丁字街、水门子下河上船；另一路是富春同志等在百源同志等的陪同下，下到公园，到文化馆看了摩镜、铠甲等文物后，直向商业场大街到纪念碑下河去登船。富春同志上船时，总理等已在船上了。

总理一行上船后，在江峡轮会议室，听取了尧礼等同志汇报县委工作情况，谈到了丰都的人口、土地、工农业生产等。总理很活跃，听汇报时有说有笑，边听边用铅笔仔细地记录边提问，不时又用红蓝铅笔划上各种记号。当尧礼同志汇报到丰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粮食产量由一九四九年的两亿斤左右上升到一九五七年的四亿二千万斤时，总理满意地点点头。当汇报到丰都县原名酆都县，既难写又容易认错，有的将酆字自己简化为邦字，总理说：“那不是丰字，也不是邦字，现在酆都县是连年丰收嘛，就改成丰收的丰字好啊！”总理又指示县人民委员会及时报告省人委和国务院。经一九五八年九月国务院批准，将酆都县改成了丰都县。

在谈到名山时，先念同志问红彦同志：“老阎，名山今天看了，怎么样？拆吗，全国人民以后不知道了，不好；不弄（维修）吗，烂糟糟的，还是不好。”后来决定维修，总理说，把破烂的，边上的拆了些，但不要全部拆了，利用旧

材料来维修一些，国家也少花些钱。先念同志又对红彦同志说："老阎，省上拿点钱！"事后，对名山庙宇进行了一点维修。

总理一行在视察中行至北门口，被一中学女同学认出是周总理，她高兴得跳了起来说："这不是周总理呀！"边喊边跑："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这惊人的喜讯实在不平凡，人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生怕自己的亲友失掉了分享幸福的机会。顿时，全城沸腾，欢声震天。在周总理快随轮离开丰都时，江岸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大半辈子受穷受苦的劳动人民在人群里翘首仰望，红旗下出生的孩子要爸爸扛在肩头，机灵的小青年爬上了高高的菜架，后听到消息的不断向江岸飞奔前来，一张张笑脸朝着一个方向，一双双盼望总理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周总理一刻也不忘记群众，两次走到船舷边的走廊上，与群众见面，向群众频频挥手致意，并问同志们好！这时，江岸上的人海欢声雷动，尽情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群众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人们激动异常，热泪盈眶，象庆祝节日似地欢腾。六时左右，江峡轮起锚离港，继续上驶。船离去很远了，岸上仍有人在挥手，注视着"江峡"前进的方向。直到轮船消失在薄雾晚霞之中，人们才慢慢离去。

总理视察那天，县里正召开区、乡党委书记会议，总理视察的春风迅速吹遍全县，人们久久仍在念谈。

神兵在丰都的活动情况

县委党史办

第一章　神兵的传入

一

神兵，是一支带有浓厚的宗教和封建迷信色彩的、以抗粮抗捐抗税为宗旨的自发的农民武装组织，宗教和封建迷信思想是神兵的精神支柱，上自最高领导神主，下至士卒神兵，都笃信宗教，崇拜神佛，对神有强烈的虔诚信念。

神兵的头领们认为，神兵就是天神之兵；有神力相助，是枪打不进，刀砍不进，无与匹敌的，神是神兵的偶象，神主就是神的化身，神主与神相通，把神的旨意带到人间，神赋予他率众去铲除不平的使命，“杀尽不平方太平。”在这种传教的鼓励下，对于长期受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没有受教育和缺乏科学知识的农民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启发，神兵提出的“不上税，不纳粮，打官军”的口号，深入民间，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

丰都地区神兵的最初领导人是罗光泽和郑玉清，他们从川鄂边境的黑洞来在丰都南岸山区收徒传教，发展神兵组织。一九二七年传授的神主有：以黄沙坝法缘寺为据点的汪长

青，以坝州坝为据点的何安然、唐世元，以磨刀洞为据点的刘朝佑、秦家都、秦惠丰，以核桃坝为据点的戴子兴，以厢坝、烂坝子为据点的秦兴隆、左传和。

一九二七年十月。罗光泽（石柱县老苍平洗脚溪人）、郑玉清（丰都县厂天坝人）带领神兵来到现在的厂天公社十大队双河口一带活动。三抚的恶霸地主廖理臣非常恐惧，他时常派人到三抚堂梁子上去放哨，有一次派汪长青的侄儿汪兴泰去双河口探听，汪兴泰被神兵发觉俘去，汪长青和秦华轩前去说情取保，释放了汪兴泰，并因而对神兵有好感。地主廖理臣就以汪长青、秦华轩投了神兵为理由，不准他二人回三抚，汪、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真的投奔了郑玉清，成了郑玉清的徒弟。

汪长清，三抚人，他身材高大魁梧，勇猛顽强，当地老百姓称他为“猛人”。他出身贫苦，以租种地主的土地为业，农闲时打草鞋，以后又在附近的几个乡场经营针头麻线梳篦头绳等小百货，因此，人们称他“汪杂货”。由于经常走乡串户，见多识广，磨练得能说会道，且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不久，郑玉清的神兵由狗子水来三抚，便指定汪长清为本地的神主，秦华轩为书记，郑玉清在三抚期间，经常教汪长清学习宗教和神术，念咒语、化神水，并教育汪长青说，我们都是穷人，是为穷人打款灭税的，我们要让穷人站起来，不再受土豪劣绅烂团烂甲的压迫和剥削。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教，郑玉清认为汪长青可以出师了，就送给他一本很厚的手抄本宗教书以及书中有各种符咒和神术的书。在此以后的不长时间里，汪长青、秦华轩在三抚、黄沙坝一带积极活

动，扩大了神兵的势力，打出了“除暴安良”的旗号，在三抚和黄沙坝交界地法缘寺设立了总机关，四乡农民起而响应，参加者达数千人。丰都南岸的三抚、三建、黄沙、栗子、厂天、竹子、厢坝、云台、包蛮、新建、汇南、双路、莲花、高镇等二十多个乡场遍及了神兵的足迹。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三日出版的《丰都日报》对此记载：“同德镇通讯：此间十七八年，神匪披猖，到处蜂拥，南岸数百里之地，几无一寸干净土可以容身。”

二

神兵兴起之初，规定凡参加神兵的只能是贫苦农民，当时许多贫苦农民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以及国民党苛捐杂税的重负，不满自己的贫穷而被迫造反，投奔神兵，因此，神兵的基本构成是农民。随着神兵人员增多，军事活动地盘扩大，神兵的影响也日益深远，这时神兵的成员已从原来自动投奔转为大批地收编地方民团武装。以汪长青神主名义向各民团发信，要其归顺，若从，并将枪枝弹药一起归顺神兵，就命为小神主，如黄沙坝的团防队长陈寿卿，投降神兵后就当小神主；若不从，就予以歼灭。各民团畏惧神兵的势力，纷纷来投，凡是民团头目投降的地方，所有老百姓都要插出三角旗表示归顺神兵，并且每一户若有适龄者必须出一人当神兵，汪长青走一地收编一地，神兵人员逐渐增多，队伍不断扩大。但走到包蛮，民团队长华定清拒不投降。汪长青走拢包蛮那天逢赶场，汪派人去喊华定清，华蓬在乡公所打牌，去的人说：“华大爷，汪神主叫你去谈事情，”

华气呼呼地说："谈啥子事情啊！又是来要包袱的。"来人原话禀报汪，汪又叫去喊，华说："我把牌打了来，有啥子事叫汪神主到这里来说。"汪长青听后十分气愤，立即派人去把华定清抓来，当走到三爷庙门口（现在包蛮区公所），汪说"把他捆起来拿出去办了。"汪的手下人就用牛欠绳捆起，准备弄到保安桥杀，华出山门两手一绷，牛欠绳就断了，当即将华乱刀砍死。华死后，震动了整个包蛮地区，那些保甲长听说县大老爷都拌不弯的华大爷被汪神主杀了，十分惊惧，民团立即投了汪长青，赶快送米、送猪、送柴，包蛮坝灯火通明，一晚到亮。

本来神兵对其成员很强调阶级成分，其条例中规定：必须是贫苦农民，地主、团正的子女和他们的狗腿子不得参加，民团队长投降的，必须具有诚心，且有一定军事知识的人，又经神主批准，方能参加神兵或担任大队长（即小神主）职务。

神兵的组织形式简单，内部组织结构松散，全县分成若干路，各路互不相干，每一路神兵有一个总领导人，老百姓称"神主"，神兵内部则称之为"主礼"。"主礼"在神兵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主宰一切，军事活动和行动计划由其制定和批准，神兵头目由其任免，带兵打仗由其绝对指挥。主礼下设书记一人，又叫指挥官，是主礼的副手，一般由有文化的人充任。汪长青领导的神兵，指挥机关负责人是：神主汪长青，副主礼汪兴泰，书记蔡华轩，大队长王春堂，医生蔡奎生、杨细五，还有扛大旗的罗安国，号罗大旗。各路神兵下设若干大队，每大队一百人左右，大队下分三个中队，每个中队三十三人，中队由三个小队组成，每小

队十一人。一个乡有一个神兵大队，大队长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有领导权指挥权，实际就是这个乡的军政负责人，人们称之为“小神主”。小神主由神主任命，少数也有由群众推选的，但也得经神主批准。中队长和小队长的任命很随便，由神兵排队报数报到第十名者上前一步，任命为小队长，报到第三十名者，站上前来任命为中队长。

神兵一般分两个部分，神主直接领导的神兵跟随神主活动，完全脱离生产，但人数不多，常由精干的人担任。汪长青身边就有三百多名神兵跟随左右。其余大部分分散在原籍，平时种田，战时随军出征，战争结束后，仍回原籍生产，下次再战再调，实际就是半兵半农，边打仗边生产的农民军队。神兵的纪律严格，任何人不得违抗神主的命令，若躲避战争，临阵逃脱或作奸犯科者，均按军法惩处。

三

神兵具有强烈的乡土观念和封建割据性，各路神兵依仗实力，占地为域，互相不得染指，只是在神主有指令时，方能统一行动。地盘是神兵的势力范围，也是神兵的本域，地盘越大，活动区越大，人员就越多，势力也就越大。

神兵相信神力佛法无边，遇庙就拜，凡神皆敬，每到一地都有大批神兵主动叩头作揖，烧香点灯，口念咒语，求神降妖，大发慈悲，保佑自己。每次作战前要举行化神水仪式，即先点香，口念咒语化神水，神主边在神兵背上掷印，边念：

铁牛祖师本姓张，铁公铁母下天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